

梁遇春 著

# 梁遇春 散文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散 / 文 / 书 / 系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世纪20年代文人梁遇春的散文在“审美现代性”建构中有较大意义。他的创作艺术风格呈现出某种现代意味的“美的自律”，他采用幽默与想象性、象征等笔法，既增进了文章的趣味性，又在与传统笔法的继承与突破中表现了审美的“现代性”特质。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

梁遇春  
散文

梁遇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遇春散文：鉴赏版 / 梁遇春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513-0466-5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6304 号

## 梁遇春散文·鉴赏版

作 者 梁遇春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果子殿  
版式设计 谭运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466-5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137

## 前 言

梁遇春（1906—1932），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被作家郁达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福建闽侯人，1906年出生于福州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18年秋，梁遇春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今福州第一中学）。1922年暑假始，先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于1928年毕业，因成绩优秀，留系里任助教。

后由于政局动荡，北大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梁遇春即随温源宁教授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30年又与温源宁同返北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北大英文系的图书，兼任助教。1932年夏，因染急性猩红热，猝然去世，年仅27岁。

梁遇春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开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兼写散文，署名梁遇春，别署秋心、馭聪、蒿一等。他的译著多达三十种，多是英国的，也有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其中以《小品文选》（英）、《英国诗歌选》影响较大，成为当时中学生喜好的读物。他的散文则从1926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及《新月》等刊物上；其中绝大部分后来集成《春醪集》（1930年）和《泪与笑》（1934年）出版。

他的散文数量有限，但独具一格、自成一派，在现代散文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堪称一家。好友冯至称他足以媲美中国唐代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角色，在短短27年生命里，他只给我们留下了37篇小品文和三十部译作。然

而，正如他在给徐志摩的悼文中所写的那个吻火者，梁遇春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蹈火者形象。他对火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情结，因为他本人的生命也正如一团跳动的火焰，尽管最终剩下的也只不过是—点残灰，却仍然奋不顾身的投入到这场烈焰中去，从容起舞。他在《观火》中说：“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直恣意下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梁遇春的文正如他的人，即使是观火，也是一种把自己燃烧进去的视角。他早已知道生命的火焰最终将熄灭，变成—堆灰烬，所以这投入就带上了一—丝悲壮的色彩，也早已蕴涵了最为深刻的绝望与无奈。

梁遇春—生的散文创作，正如他在《谈“流浪汉”》里所说的“溶入生命的狂潮里写作”，率真随兴，昙花一现，而今天我们读他的散文，仍然还会为其中闪现的智慧灵动与强烈张力而惊诧、激动。

# 目 录

KISSING THE FIRE (吻火) .....	1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	3
泪与笑 .....	8
第二度的青春 .....	12
文学与人生 .....	15
序 .....	24
讲演 .....	26
醉中梦话 (一) .....	30
醉中梦话 (二) .....	36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 (一) .....	46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 (二) .....	51
“还我头来”及其他 .....	55
人死观 .....	61
文艺杂话 .....	67
谈流浪汉 .....	70
“春朝”一刻值千金 .....	84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	89
天真与经验 .....	94
破晓 .....	99
救火夫 .....	103

这么一回事·····	108
黑暗·····	111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116
GILES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	120
观火·····	135
又是一年春草绿·····	139
春雨·····	142
途中·····	146
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	153
坟·····	158
猫狗·····	161
毋忘草·····	164
善言·····	167
苦笑·····	169
她走了·····	172
跋·····	175
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	178
茄力克的日记·····	181
新传记文学谈·····	182
新发现的拿破仑的小说·····	186
迦尔询·····	189
约翰·高尔斯华绥·····	190
威廉·海尔·怀特·····	192
吉辛·····	193
盖斯凯尔夫人·····	195
亚密厄尔的飞莱茵·····	196
巴比利恩·····	202

米特福德	204
马克西姆·高尔基	206
康拉德	207
查理斯·兰姆评传	209
序一	224
序二	227
序三	230
《再论五位当代的诗人》	233
《金室诗集》	236
《斯宾罗沙的往来书札》	238
《东方诗选》	240
《人生艺术（蔼力斯作品的精华）》	243
《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	245
《亚俚司·美纳尔传》	247
《奥布伦摩夫》	249
《蒙旦的旅行日记》	252
《从孔子到门肯》	254
《雪莱、威志威士及其他》	256
《变态心理学大纲》	258
《英国小品文选》译者序	260
《小品文选》序	263
《小品文续选》序	267
《英国诗歌选》序言	270
鉴赏	299



## KISSING THE FIRE (吻火)

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双银灰色的眸子。其实他的眸子当然不是银灰色的，可是我每次看见他那种惊奇的眼神，好像正在猜人生的谜，又好像正在一叶一叶揭开宇宙的神秘，我就觉得他的眼睛真带了一些银灰色。他的眼睛又有点像希腊雕像那两片光滑的，仿佛含有无穷情调的眼睛，我所说银灰色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意思罢。

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惊奇着。人世的悲欢，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琐事，他都觉得是很古怪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所以他天天都是那么有兴致 (Custo)，就是说出悲哀的话时候，也不是垂头丧气，厌倦于一切了，却是发现了一朵“恶之花”，在那儿惊奇着。

三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他说道：“Kissing the fire.”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

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

这一回在半空中他对于人世的火焰作最后的一吻了。

（《泪与笑》，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情人们常常觉得他俩的恋爱是空前绝后的壮举，跟一切芸芸众生的男欢女爱绝不相同。这恐怕也只是恋爱这场黄金好梦进进的幻影罢。其实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地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要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内容吧。通常的恋爱约略可以分做两类：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一双情侣见面时就倾吐出无限缠绵的语，接吻了无数万次，欢喜得淌下眼泪，分手时依依难舍，回家后不停地吟味过去的欣欢——这是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后来时过境迁，两人不得不含着满泡眼泪离散了，彼此各自有两个世界，旧的印象逐渐模糊了，新的引诱却不断地出现在当前。经过了一段若即若离的时期。终于跟另一爱人又演出旧戏了。此后也许会重演好几次。或者两人始终保持当初恋爱的形式，彼此的情却都显出离心力，向外发展。暗把种种盛意搁在另一个人身上了。这般人好像天天都在爱的漩涡里，却没有弄清真是爱哪一个人，他们外表上是多情，处处花草颠连，实在是无情。心里总只是微温的。他们寻找的是自己的享乐，以“自己”为中心，不知不觉间做出许多残酷的事，甚至于后来还去赏鉴一手包办的悲剧，玩弄那种微酸的凄凉情调，拿所谓痛心的事情来解闷销

愁。天下有许多的眼泪流下来时有种快感，这般人却顶喜欢尝这个精美的甜味。他们爱上了爱情，为爱情而恋爱，所以一切都可以牺牲，只求始终能尝到爱的滋味而已。他们是拿打牌的精神踱进情场，“玩玩吧”是他们的信条。他们有时也假装诚恳，那无非因为可以玩得更有趣些。他们有时甚至于自己也糊涂了，以为真是以全生命来恋爱，其实他们的下意识是了然的。他们好比上场演戏，虽然兴高采烈时忘了自己，居然觉得真是所扮的角色了，可心中明知台后有个可以洗去脂粉，脱下戏衫的化妆室。他们拿人生最可贵的东西：爱情来玩弄，跟人生开玩笑，真是聪明得近乎大傻子了。这般人我们无以名之，名之为无情的多情人，也就是洋鬼子所谓 Sentimental 了。

上面这种情侣可以说是走一程花草缤纷的大路，另一种情侣却是探求奇怪瑰丽的胜境，不辞跋涉崎岖长途，缘着悬崖峭壁屏息而行，总是不懈本志，从无限辛苦里得到更纯净的快乐。他们常拿难题来试彼此的挚情，他们有时现出冷酷的颜色。他们觉得心心既相印了，又何必弄出许多虚文呢？他们心里热情把他们的思想毫发毕露地照出，他们的感情强烈得清晰有如理智。天下这般情人也是神情清爽，绝不慌张的，他们始终是朝一个方向走去，永久抱着同一的觉悟，他们的目标既是如皎日之高悬，像大山一样稳固，他们的步伐怎么会乱呢？他们已从默然相对无言里深深了解彼此的心曲，他们哪里用得着绝不能明白传达我们意思的言语呢？他们已经各自在心里矢誓，当然不作无谓的殷勤话儿了。他们把整个人生搁在爱情里，爱存则存，爱亡则亡，他们怎么会拿爱情做人的装饰品呢？他们自己变为爱情的化身，绝不能再分身跳出圈外来玩味爱情。聪明乖巧的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们态度太严重了，几十个

夏冬急水般的流年何必如是死板板地过去呢；但是他们觉得爱情比人生还重要，可以情死，绝不可为着贪生而断情。他们注全力于精神，所以忽于形迹，所以好似无情，其实深情，真是所谓“多情却似总无情”。我们把这类恋爱叫做多情的无情，也就是洋鬼子所谓 *Passionate* 了。

但是多情的无情有时渐渐化做无情的无情了。这种人起先因为全借心中白热的情绪，忽略外表，有时却因为外面惯于冷淡，心里也不知不觉地淡然了。人本来是弱者，专靠自己心中的魄力，不知道自己魄力的脆弱，就常因太自信了反而坍台。好比那深信具有坐怀不乱这副本领的人，随便冒险，深入女性的阵里，结果常是冷不防地陷落了。拿宗教来做比喻吧。宗教总是有许多方式，但是有一般人觉得我们既然虔信不已，又何必这许多无谓的虚文缠节呢，于是就将这道传统的玩意儿一笔勾销，但是精神老是依着自己，外面无所附着，有时就有支援不起之势，信心因此慢慢衰颓了。天下许多无谓的东西所以值得保存，就因为它是无谓的，可以做个表现各种情绪的工具。老是扯成满月形的统不久会断了，必定有弛张的时候。睁着眼睛望太阳反见不到太阳，眼睛倒弄晕眩了，必定斜着看才行。老子所谓“无”之为用，也就是在这类地方。

拿无情的多情来细味一下吧。乔治·桑在她的小说里曾经隐约地替自己辩护道：“我从来绝没有同时爱着两个人。我绝没有，甚至于在思想里属于两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这自然是指当我的情热继续着。当我不再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并没有骗他，我同他完全绝交了。不错，我也曾设誓，在我狂热时候，永远爱他；我设誓时也是极诚意的。每次我恋爱，总是这么热烈地，完全地，我相信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的真恋爱。”乔治·桑的爱人多极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她不诚恳。乔治·桑是个伟大的爱人，几千年来像她这样的人不过几个，自然不能当作常例看，但是通常牵情的人们确有他可爱的地方。他们是最含有诗意的人们，至少他们天天总弄得欢欣地过日子。假使他们没有制造出事实的悲剧，大家都了然这种飞鸿踏雪泥式的恋爱，将人生渲染上一层生气勃勃，清醒活泼的恋爱情调，情人们永久是像朋友那样可分可合，不拿契约来束缚水银般转动自如的爱情，不处在委曲求全的地位，那么整个世界会青春得多了。唯美派说从一而终的人们是出于感觉迟钝，这句话像唯美派其他的话一样，也有相当的道理。许多情侣多半是始于恋爱，而终于莫名其妙的妥协。他们忠于彼此的婚后生活并不是出于他们恋爱的真挚持久。却是因为恋爱这个念头已经根本枯萎了。法朗士说过：“当一个人恋爱的日子已经结束，这个人大可不必活在世上。”高尔基也说：“若使没有一个人热烈地爱你。你为什么还活在世上呢？”然而许多应该早下野，退出世界舞台的人却总是恋栈，情愿无聊赖地多过几年那总有一天结束的生活，却不肯急流勇退，平安地躺在地下，免得世上多一个麻木的人。“生的意志”使人世变成个血肉模糊的战场。它又使人世这么阴森森地见不到阳光。在悲剧里，一个人失败了。死了，他就立刻退场，但是在这幕大悲剧里许多虽生犹死的人们却老占着场面，挡住少女的笑涡。许多夫妇过一种死水般的生活，他们意志消沉得不想再走上恋爱舞场，这种的忠实有什么可赞美呢？他们简直是冷冰的，连微温情调都没有了，而所谓 Passion ate 的人们一失足，就掉进这个陷阱了。爱情的火是跳动的，需要新的燃料，否则很容易被人世的冷风一下子吹熄了。中国文学里

的情人多半是属于第一类的，说得肉麻点，可以叫做卿卿我我式的爱情，外国文学里的情人多半是属于第二类的，可以叫做生生死死的爱情。这当然有许多例外，中国有尾生这类痴情的人，外国有屠格涅夫、拜伦描写的玩弄爱情滋味的人。

（《泪与笑》，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 泪 与 笑

匆匆过了二十多年，我自然也是常常哭，常常笑，别人的啼笑也看过无数回了。可是我生平不怕看见泪。自己的热泪也好，别人的呜咽也好；对于几种笑我却会惊心动魄，吓得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这些怪异的笑声，有时还是我亲口发出的。当一位极亲密的朋友忽然说出一句冷酷无情冰一般的冷话来，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说的会使人寒心，这时候我们只好哈哈大笑莫名其妙地笑了，因为若使不笑，叫我们怎么样好呢？我们这个强笑或者是出于看到他真正的性格（他这句冷语所显露的）和我们先前所认为的他的性格的矛盾，或者是我们要勉强这么一笑来表示我们是不会给他的话所震动，我们自己另有一个超乎一切的生活，他的话是不能损坏我们于毫发的，或者……但是那时节我们只觉到不好不这么大笑一声，所以才笑，实在也没有闲暇去仔细分析自己了。当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缠着，正要向人细诉，那时，我们平时尊敬的人却用个极无聊的理由（甚至于最卑鄙的）来解释我们这穿过心灵的悲哀，看到这深深一层的隔膜，我们除开无聊赖地破涕为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有时候我们倒霉起来，整天从早到晚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到晚上疲累非常，懊恼万分，悔也不是，哭也不是，也只好咽下眼泪，空心地笑着。我们一生忙碌，把不可



再得的光阴消磨在马蹄轮铁，以及无谓敷衍之间，整天打算，可是自己不晓得为甚这么费心机，为了要活着用尽苦心来延长这生命，却又不觉得活着到底有何好处，自己并没有享受生活过，总之黑漆一团活着。夜阑人静，回头一想，哪能够不吃吃地笑，笑时感到无限的生的悲哀。就说我们淡于生死了，对于现世界的厌烦同人事的憎恶还会像毒蛇般蜿蜒走到面前，缠着身上，我们真可说倦于一切，可惜我们也没有爱恋上死神，觉得也不值得花那么大劲去求死，在此不生不死心境里，只见伤感重重来袭，偶然挣些力气，来叹几口气，叹完气免不了失笑，那笑是多么酸苦的。这几种笑声发自我们的口里，自己听到，心中生个不可言喻的恐怖，或者又引起另一个鬼似的狞笑。若使是由他人口里传出，只要我们探讨出它们的源泉，我们也会惺惺惜惺惺而心酸，同时害怕得全身打战。此外失望人的傻笑，下头人挨了骂对于主子的赔笑，趾高气扬的热官对于贫贱故交的冷笑，老处女在他人结婚席上所呈的干笑，生离永别时节的苦笑——这些笑全是“自然”跟我们为难，把我们弄得没有办法，我们承认失败了的表现，是我们心灵的堡垒下面刺目的降幡。莎士比亚的妙句“对着悲哀微笑”（smiling at grief）说尽此中的苦况。拜伦在他的杰作 *Don Juan* 里有二句：“Of all tales’ tis the saddest—and more sad, Because it makes us smile.” 这两句是我愁闷无聊时所喜欢反复吟诵的，因为真能传出“笑”的悲剧的情调。

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为生活是可留恋的，过去是春天的日子，所以才有伤逝的清泪。若使生活本身就不值得我们的一顾，我们哪里会有惋惜的情怀呢？当一个中年妇人死了丈夫的时候，她号啕地大哭，她想到她儿子这么早丢失了父亲，